蜀山劍俠傳/17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七二回　誤逐暴賓 嫌生山人祖　重逢慈父 喜煞孝女兒

下一回▶

那太白刺從千年刺蝟身上長刺中抽出，經過紅髮老祖多年修煉，分給衆門人作防身之用。雖不似白眉針、烏金芒那樣厲害，卻也非同小可，中在人身上，不消多時，便遍體發熱，毒氣攻心，人如癱了一般，不能轉動。幸而易靜久經大敵，身帶靈藥異寶甚多，又長於諸般禁制之術，當她手中拿着法寶剛要發放，忽見一絲白光朝腿上射來，知是敵人法寶暗算，躲避不及，連忙運用玄功，一固真氣，迎上前去，兩條腿便堅如鐵石。那白光也剛巧飛到，左腿着了一下。因得事前機警，敏於應變，就勢用擒拿法一把抄起一看，乃是一根其細如針、其白如銀、約有尺許長短的毒刺。雖沒深進肉裏，左腿浮面一層，已覺火熱異常。顧不得再使法寶，一面行法護身，以防敵人再有暗算；一面取了一粒丹藥，嚼碎敷上。再查看敵人蹤跡時，匝地妖氛，倏地昇起，似風捲殘雲一般，團團滾滾，往前飛去，最前面紅雲簇擁之中，隱現着一夥執長幡的妖人，已經遁出老遠。心中大怒。見英、雲二人尚未發覺，敵人在妖雲邪霧掩蓋之中遁去，還在運用雙劍和天遁鏡掃蕩殘氛。忙喊道：「妖人已逃，我等還不快些追去！」一言未了，英、雲二人也看出妖人逃走。也是活該異派中遭劫人多，一任三仙二老怎樣優容顧全，結果終於無事中生出事來，以致雙方發生仇隙，鬧到後來，雖然正勝邪消，畢竟在數難逃，彼此均有損害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三人中，英瓊最是疾惡如仇，遇上便想斬盡殺絕，爲世除害，纔稱心意。易靜當時如主

張窮寇勿追，英瓊歸心本急，輕雲尤甚，就此回去，還不致惹出亂子。偏是易靜喫了點虧，輕覷敵人，以爲無甚本領，妖雲不如劍光迅速，志在報復。這一主張追不打緊，連輕雲素來持重平和的人，見易靜、英瓊俱已當先飛起，也不能不跟着追去。起初易靜祇說不消片刻，便可追上。誰知敵人一經加緊飛行，竟如火星飛隕，並不遲慢，急切間且追他不上。三人祇顧窮追，也沒留神前面甚麼所在。到底三人遁法不比尋常，比較妖雲要快一些，追了有好一陣，居然快要追上。三人原是相併而行。英瓊忽想起適纔追趕妖婦，尚祇辰巳之交，神鵰佛奴並未跟來，途中還彷彿聽見它長嘯之聲，因爲殺敵在逸，也未留神。如今日已平西，又追了不少的路，不知它爲妖火所傷，究竟有無妨害？心剛一動，猛一眼看見下面叢崗複嶺，山惡水窮，峭壁排雲，往往相距腳底不過咫尺，但那最高之處竟要飛越而過。不由脫口喊了聲：「好險惡的山水！」輕雲極少往來南疆一帶，聞言祇朝下看了一眼，也未在意。易靜卻被這句話提醒，往下一看，不知何時已行近南疆中洪荒未闢的地界。想起那夥妖人俱是山民的裝束生相，自己幼隨師父修道多年，各派有名望的散仙劍仙會過的頗多，祇紅髮老祖未曾謀面。久聞他乃南疆異派中鼻祖，不但道法高強，極重恩怨，更有化血神刀、五雲桃花毒瘴和許多厲害法寶，輕易招惹不得。那夥妖人說不定便是他的門下，這事還須仔細些纔好。剛一有了戒心，還未及招呼英、雲二人，忽見妖雲前面一股子紅光，有大碗粗細，筆也似直上出重霄，約有數百丈高下。晃眼工夫，忽然爆散，化爲半天紅雲，與所追妖雲會合，直落下去，映着半邊青天和新昇起又圓又大的新月，越顯得其赤如血。這時兩下里相距本近，三人雖在觀察應變，遁光並未停止。還沒有半盞茶時，紅光紅雲俱都斂盡。飛行中，忽聽下面衆聲吶喊：「大膽賤婢，速來納命！」三人低頭一看，下面乃是一個葫蘆形的大山谷，口狹腰細，中底極大。盡頭處是座危崖，崖中腰有一座又高又大的怪洞。洞前平地上，妖人平添了兩三倍。先前見過的一夥居前，各人手執幡幢，兵形排開。中間是兩短排，各持刀叉弓箭。後面又是一長排，有的臂繞長蛇，有的腰纏巨蟒，個個紅巾包頭，形式恰是一個離卦象，也分不出何人爲首。

三人看出敵人佈陣相待，已經追到人家門上，就此望塵卻步，未免不是意思。易靜和英瓊俱打先下手爲強的主意，按遁光往下一落。見敵人筆直站在各自部位上，毫無動靜。祇當中第一人舉手剛喊了一聲：「賤婢！」二人的飛劍早長虹電掣發將出去。輕雲在後，看出敵人聲勢大盛，未必能操勝算，不得不多加幾分小心，一面飛劍相助，一面忙把天遁鏡朝前照去。三人飛劍剛一近前，忽見敵人陣後厲聲大喝道：「原來是朱矮子主使你們來的。爾等且退，待我親去擒住三個賤婢，再與她們師長算賬！」說時，一片紅光閃過，所有敵人全部不見，祇現出一個面赤如火、髮似硃砂、穿着一身奇怪裝束的山人。方一照面，便有一道紅光從衣袖間飛出，赤虹夭矯，宛如游龍，映得附近山石林木都成

一片鮮紅，光華電閃，芒焰逼人，比起英、雲二人的雙劍正也不相上下。這怪人一出現，再加上這道紅光一起，休說女神嬰易靜，便連英、雲二人也看出來人是紅髮老祖，知道不好惹，俱都心驚着忙。英、雲二人又知道此番峨眉開山盛會，邀請外教羣仙，便有此人。英瓊暗忖：「事已至此，如果釋兵相見賠罪，對方定然不肯寬恕，回得山去，難保不受罪責。倒不如以錯就錯，給他一個裝作不知，稍微一抵禦，便即抽身遁走，比較好些。」

想到這裏，便朝易靜、輕雲一使眼色。易靜早看出適纔離火陣的厲害，暫時隱去，不過遮掩敵人耳目。明白英瓊心意，便大聲道：「無知山妖，擅敢與崇明島妖婦蒲妙妙朋比爲惡。今日如不將爾等如數掃蕩，決不回去！」一面指揮劍光作戰，暗中卻將七寶取了兩件到手，準備施爲。紅髮老祖自以爲那把化血神刀天下無敵，雖聞紫郢、青索雙劍之名，並未見過。及至交手，纔知果然奧妙無窮，化血神刀大有相形見絀之勢。不由大怒，將手朝紅光一指，一口真氣噴將出來，那紅光立時分化，由一而十，由十而百而千，變成了無數紅光，電捲濤飛，朝三人包圍上來。英、雲二人喊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收了天遁鏡，各將手一招，身劍雙雙合一，化成一道青紫二色的長虹，迎上前去，雙劍合璧，平添了若干威力，飛入千萬道紅光叢中，一陣亂攪，幻成滿天彩霞。眨眼工夫，紅光愈發不支。紅髮老祖一見大驚，知道再延片刻，便要爲雙劍所破。暗恨：「賤婢竟敢到我妙相巒門上欺人，我看在你們師長分上，祇打算生擒爾等，送往峨眉問罪，爾等卻如此可惡！」想到這裏，頓生惡念，準備收回飛刀，引三人追入陣地，發動六陽真火，煉成灰燼。剛把手朝空中一指，紅光如萬條火龍，紛紛飛墜。滿擬二人劍光隨後追來，便可下手。不料易靜先前另有一番打算，見化血神刀來勢猛烈，自己飛劍不比紫郢、青索，決非對手，早乘英、雲二人身劍相合飛起抵禦時，抽空將劍收回，另取一件法寶，往空擲去。再用六戊潛形之法，隱過一旁，靜待時機，好助英、雲二人全師而退。這時一見紅髮老祖一面收轉化血神刀，一面卻在捏訣唸咒，向陣地上蹈步作法。知要誘敵入陣，恐二人貪功追去危險，忙將身一起，迎着二人劍光，倏地現身喝道：「窮寇勿追！還不一同回山覆命，等待何時？」

二人也和紅髮老祖一樣，先見易靜忽然收回劍光，又有一道光華星飛電駛朝來路遁去，轉瞬不見，俱以爲易靜乘隙逃走。英瓊還在暗笑她一人先逃，沒有道義。二人知易靜道法高強，素來自恃，既然不戰而退，越可見紅髮老祖不可輕視。祇因化血神刀來勢太急，如不取勝，無法脫身，祇得運用玄功，拼命抵禦。仗着雙劍威力，雖將化血神刀戰敗，因有許多顧忌，本無僥倖貪功之想。劍光剛緩一緩，恰值易靜現身警告，大家不約而同，立時會合一處，向來路遁去。三人遁光迅速，得勝反退，出乎敵人意料之外，原可無事。

偏巧易靜小心過甚，知道紅髮老祖厲害，定要隨後追來，未必能夠脫身，一面現身警醒二人速退，手中的滅魔彈月弩連同一粒除邪九煙丸，早先後朝着紅髮老祖打去。紅髮老祖這時剛將化血神刀收去，以爲英、雲二人必要追來，正待發動陣勢。忽見敵人雙劍光華遲了一遲，先前遁去的女子重又出現，還未聽易靜張口，就在這一晃眼間，便有一團茶杯大小碧熒熒的光華打來，急迫中竟未看出那是甚麼寶物。冷笑一聲，將手一指，一團雷火迎上前去。滿擬這不似雙劍精妙，不過是件異常法寶，一下便可將它炸裂，無足輕重，並未放在心上。雷火發出去後，目光仍註定空中，恰聽見後現女子招呼敵人速退，愈發忿怒。忙即移動陣法，待要阻住敵人逃走，口裏一聲號令，把手一揮。適纔陣地上站立的數十個門徒，剛剛現出身來，那團雷火已與碧光相撞。霹靂一聲，碧光立時爆發，祇聽一陣嗞嗞之聲，碧光裂處，化爲九股青煙，像千萬層濃霧，自天直下，籠罩天地，前面祇是一片清濛濛的煙霧，將敵人去路遮蔽，甚麼也看不見。紅髮老祖聞見一股子奇香刺鼻，猛想起此煙厲害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忙將真氣一屏，大喝：「衆弟子速運玄功，收閉真氣，不可聞嗅，待我破它。」言還未了，前排持幡的門人已聞着香味，倒了好幾個。氣得紅髮老祖咬牙切齒，二次將化血神刀飛起，化成一片火也似的光牆，打算去阻住青煙侵入。又把兩手一陣亂揮，斗大雷火連珠也似朝青煙中打去，霹靂之聲，震得山搖地動，那青煙果然被震散了許多。這些事兒，差不多都是同時發作，說時遲，那時快。紅髮老祖雖然法力高強，因爲事均出於倉猝，先前又未安心施展毒手，所有厲害法術法寶均未使用。及至積忿施爲，已是無及。加上對方臨變機警，動作神速，處處都不如敵人快，所以上了大當。

當第一團雷火震散青光之際，紅髮老祖聞了一點異香，雖然警覺得早，防禦得快，畢竟也受了點害，兀自覺着頭腦有些昏昏，不過能夠支持罷了。這時一面忙着亂髮雷火，去破敵人青煙；一面還在妄想化身追敵。誰知化血神刀和手中雷火剛發出去，猛又見紅光雷火中飛來一道光華，業已近身，躲避不及，不禁大喫一驚。忙將元神振起，身子一偏，避開胸前要穴，一聲爆響，左臂已挨着了一點，幾乎齊腕打折。那光華斜飛過去，又中在身後一個心愛門人身上，狂嘯一聲，倒于就地。等到元神飛上重霄一查敵人蹤跡，星河耿耿，祇絕遠天際，似有一痕青紫光華飛掣，略看一眼，即行消逝不見，哪裏還能追趕得上。祇得飛身下地，救治受傷門人。連遭傷敗，愈發暴怒如雷，痛恨峨眉到了極處。

原來紅髮老祖接了峨眉請柬，本想親身前去參與盛會。因聞妖屍谷辰元神漏網以後，新近又遁入南疆蚩尤山一帶極隱僻之處潛伏。自己自從三仙二老火煉綠袍老妖以後，準備在南疆獨創宗教，大開門戶，已將各處洞府連同衆門人修道之所一齊打通，方圓有數千里地面，恐遠遊峨眉無人坐鎮，妖屍谷辰前來侵犯。師徒商量，決計自身不往，祇選了

十二個道行較高的門人前去送禮觀光。偏巧那去的十二弟子中，爲首一個名叫雷抓子，除了姚開江、洪長豹外，就數他多得紅髮老祖傳授。祇是生性好色，每每背了紅髮老祖，借着出山採藥之便，結識了好些異派中的妖婦淫娃。他在紅髮老祖門下的職司，是監守寶庫和採藥、生火三事，手裏邊管領着九山十八洞的爐鼎神竈。蒲妙妙備知底細，心存叵測，格外和他結納，以備向他借用，因此兩下里私交最爲深厚。雷抓子戀奸心熱，卻不過情面，竟不顧師父怪罪，偷偷將一座五行神火爐鼎，借與蒲妙妙去煉寶物丹藥。雷抓子知道南疆異派本不禁忌男女情慾，結識的妖婦，又均出於自願，並未爲惡人間，即使被師父知道，也不過申斥幾句。祇是那五行爐鼎乃師父當年得道時第一座煉丹煉寶的爐鼎，平時最爲珍愛。起初因蒲妙妙再三懇求商借，別的爐鼎均甚龐大，祇這座最小，便於搬動，以爲略用即可送還。誰知蒲妙妙姑媳二人鼎到了手，煉完丹藥，又煉法寶，源源不絕，久借不歸。每次向其索要，總是以婉詞媚態相卻，當時不忍翻臉索鼎，一直延了兩三年工夫。前些日忽聽師父說起，不久便要取出應用。偏巧紅髮老祖近來又未派他出門，更不便假手別的同門去要。惟恐事情敗露，監守自盜，罪必不小，枉自焦急了多日。好容易盼到峨眉赴會，師父不去，祇命他率衆前往參與，正可趁此時機，繞道往崇明島，抽空向蒲妙妙索要，私傳開放寶庫之法，叫她姑媳偷偷將那五行神火爐鼎送回原處。他祇顧畏罪情虛，毫不計及利害，竟打算以開放寶庫祕法傳給外人，正中了蒲妙妙姑媳二人的詭計。如非英、雲、易靜三人斬盡殺絕，蒲妙妙姑媳相次伏誅，此法一傳，蒲妙妙勢必乘此機會，私開紅髮老祖寶庫，將許多至寶重器全數盜走。那時雷抓子聞言，決不敢迴轉師門，被逼無奈，必與妖婦同流合污，投到妖屍谷辰門下，引狼入室。紅髮老祖損失了許多重要法寶，自難爲敵，不必等到天劫降臨，已早葬送在妖屍妖女之手了。閒話休提。

雷抓子慾令智昏，方在引爲得計，先騙衆同門，說有一好友，也往峨眉赴會，曾有同往之約，要衆人繞道同去。及至行近崇明島，又說無須多人同往，令大家在途中相候，祇自己一人少去片時，約了那人，便即同去。衆人明知他鬧鬼，因師門規矩，尊卑之分素嚴，雷抓子從師最早，又奉命率領，誰也不敢違抗議論。正在商量何地降落，蒲妙妙已狼狽逃來。一見面首先告訴峨眉門下無故欺人，自己往紫雲宮赴宴，並未招惹她們，被她們先使惡鵰抓死侄兒，隨後又斬盡殺絕，追到崇明島，炸裂了洞府，殺了侄媳，末後將那座五行神火爐鼎毀去等語。蒲妙妙情知紅髮老祖現與峨眉通了聲氣，話不動人，雷抓子至多當時庇護，保全性命，決不肯輕易與來人抵敵。祇顧絮叨訴苦，還仗着有這許多厲害幫手，敵人縱不看紅髮老祖情面，也傷害自己不了。誰知雷抓子因她屢次失信，好生不願。又聽到自己最愛的情人被殺，更加動容。及至聽到寶鼎已毀，這一驚尤其非同小可，不由悔恨交集。仍以峨眉是友，不會一見面就驟然動手，方在喝問蒲妙妙失鼎

底細，有無補救之策。一個疏忽，忘了防禦，英瓊劍光又來得迅速異常，稍一不慎，便被波及。顧不得再救蒲妙妙，剛縱遁光避開，蒲妙妙業已屍橫就地。這一來，越顯得蒲妙妙所說峨眉門下橫暴之言，一些不謬。當時急怒交加，也不暇再問青紅皁白，便即動起手來。其實彼時祇要一說姓名來歷，輕雲知是紅髮老祖門下，況且妖婦已死，決不與輕啓仇怨，勢必攔阻英瓊，向對方說明經過。彼此同返峨眉，稟明師長，對那已失爐鼎想一補救之策。不但雙方不致成仇，也不致事後紅髮老祖查出根由，痛恨雷抓子，逼得他受罪不過，懷恨在心，逃往妖屍谷辰門下，引狼入室，幾乎闖出大禍，使數十萬山民身家性命，連同數萬里山林川澤膏腴之地，化爲劫灰了。後來雷抓子見來人劍光厲害，再不速退，必無幸理，心恨敵人刺骨。左右要受師父重責，便把心一橫，決計迴轉深山，給峨眉勾起仇怨。還恐來人不追，又在暗中傷了易靜一下。恰巧三人一時不知輕重，追了前去。易靜急於脫身，放出九煙丸，掩住敵人耳目，打了紅髮老祖一滅魔彈月弩。由此雙方變友爲敵，直到後來九仙聚會，再斬妖屍，由神駝乙休化解，方得言歸於好。可是紅髮老祖門人已傷亡大半，而峨眉好些小輩同門也都受傷不淺了。

且說易靜、英瓊、輕雲三人一見對方是紅髮老祖，無心冒犯，後悔已來不及。心想：「與其被他擒住受辱，還不如回山去自受處分要強得多。」女神嬰易靜，更仗着自己闖禍是在未拜師以前，或者不會受過，當時祇顧脫身逞能，連用法寶傷了紅髮老祖和許多門人，並未計及日後利害輕重。及至三人駕遁光逃出老遠，回顧沒有追趕，大家略按遁光歇息時，易靜纔和英、雲二人說起。輕雲逃時匆促，尚不知此事，聞言大驚道：「易姊姊，你闖了大禍了！這紅髮老祖量小記仇，和本門好幾位師長有交，掌教師尊此時還下帖請他。我們上門忤犯，亂子已是不小。單單逃回，還可說事前不知，他的門下又都未見過，見他們護庇妖婦，我們疑是同黨。等到他本人出現，看出就裏，他又那般兇惡，若被擒去，玷辱師門，不得不暫時抵禦，以謀脫身之計。這一來，我們已經遁走，還回手用法寶傷他，他雖是異派旁門，總算是以下犯上，太說不過去。我想他如就此和本門爲仇，不去峨眉，還較好一些。他如能隱忍，徑去赴會，當着老幼各派羣仙質問掌教師尊，訴說我們無狀，姊姊這時還算外客，尚不妨事，我二人至幸，也得受一場責罰，豈非無趣？」

易靜臉一紅，尚未答言，英瓊笑道：「周姊姊想是和大師姊常在一起，受了薰陶，潛移默化，無一件不是萬般仔細，惟恐出錯。天下事哪裏怕得了許多？你祇顧事事屈着自己說，卻不想當時易姊姊如不施展法寶將他打傷，照若蘭姊姊平時所說紅髮老祖的行徑和法力，豈能不追我們？要是一個不小心，被他趕上，擒了去，受他一場責辱，押着我們往峨眉一送，那時丟人多大？與其那般，還不如死呢。既然抵敵爲的是脫身逃回，誰保

得住動手不傷人？我們喫了虧，也還不是白喫麼？」易靜笑道：「畢竟李姊姊快人快語。師尊如果責罰，紅髮老祖乃我所傷，我一人領責便了。」輕雲道：「我們既在一處，禍福與共，錯已鑄成，受責在所不計。不過昔日在黃山，聞得家師常說，目前五百年羣仙劫運，掌教真人受長眉師祖大命，光大門戶，身任艱難，非同小可。一則因各派羣仙修煉不易，格外成全；二則爲了減少一些敵黨阻力，凡是雖在異派旁門，並無大惡，或能改惡從善者，不是勉予結納，便是加以度化誘導，使其自新。那紅髮老祖起初並非善類，因以前追雲叟白師伯夫婦甫成道時，曾在南疆受了桃花瘴毒，蒙他無心中相助，屢次苦勸，方行棄惡歸善，又給他引進東海三仙與許多前輩師長，由此化敵爲友。論道行，他乃南疆劍仙中開山祖師，門人衆多，非同小可。我們這一次與他成仇，豈不是從此多事，連累師長們操心麼？」英瓊道：「事已至此，說也無益。適纔不見佛奴飛來，想必受傷沉重。它獨留崇明島，莫不又遇見別的妖人？我們快尋它去。」輕雲道：「你休小覷佛奴，它已在白眉禪師座下聽經多年，自從做了你的坐騎，多食靈藥仙丹，更非昔比。近來我看它已不進肉食，想是脫毛換骨之期將到，故有這一場火劫。適纔見它雖受重傷，仍能飛翔。依我看，它必能爲自身打算，不會仍在崇明島，我們走後，定已飛回峨眉了。」英瓊終不放心，仍強着輕雲、易靜，繞道往崇明島一行。

剛剛飛起空中，行了不遠，忽見正西方一片祥光，疾如電駛，從斜刺裏直飛過來。彩氣繽紛，迥非習見，連易靜也看不出是何家數，來勢甚疾，不知是敵是友。方在猜疑，那祥光已經飛到。英瓊見光霞圍繞中，現出一個高大僧人，朝着自己把手一撳，便往下面山頭上落去。不禁狂喜萬分，顧不得再說話，跟着朝下飛落，斂遁光拜倒在地，抱着那僧人的雙膝，淚如泉湧，兀自說不出一句話來。易靜、輕雲見英瓊朝那僧人追去，忙也跟蹤而下。輕雲見了這般情狀，已經猜出來人是誰，正要上前相見。忽聽那僧人含笑說道：「瓊兒，我隨你白眉師祖已得了正果，早晚飛昇極樂。便是你也得了仙傳，異日光大師門，前路正遠。我父女俱是出世之人，怎還這般情癡？我此次與你相見，原出意外，別久會稀，正該快聚兩日，祇管哭它則甚？」說時，輕雲已上前跪下，口稱伯父。一面又招呼易靜，上前拜見道：「這便是瓊妹妹的令尊李伯父。與家嚴爲異姓兄弟，久共患難。現在白眉禪師門下。」易靜早知不是常人，聞言愈發肅然起敬，忙即上前拜倒。

原來這僧人正是本書開頭所說的李寧。二人上前拜見之後，英瓊眼含清淚，哭問：「爹爹怎得到此？」李寧道：「我近來獨在一處靜養參修，本沒想到能和你們相見。今早做完功課，心裏忽然動了一動。出去一看，恰值恩師座下神鵰飛來，銜着師父法旨，言說他老人家因念羣仙重劫，再遲數紀飛昇。適纔接了你師父請柬，命我相代前往參與，就便解說紅髮老祖與你們結仇之事。並說今日是黑鵰佛奴脫毛換體之際，現在崇明島身受

火劫，命我帶了天地功德水，先去爲它淨身洗骨。到了崇明島一看，你們追敵已經去遠，黑鵰早得白鵰預告，成心犯此重劫，等我前去相救，並未走開。當時我帶了佛奴，飛往離此百餘里的依還嶺上，替它剪毛洗身。赴會以前，準可換了毛羽復原。適纔在山頂閒眺，運用慧目神光，查看你們歸未，一會兒便見你們遁光似要往崇明島飛去，知是尋找佛奴，特地追來相會。目前凝碧仙府長幼各派羣仙已到了不少。你們的師長正用天一貞水點化神泥，摶煉新得那口仙劍。此劍乃達摩老祖遺寶，煉成以後，與紫郢、青索，堪稱鼎足而三了。」

說罷，又對輕雲道：「昔見侄女，尚在孩提之中。後遇令尊，始知拜在餐霞大師門下，當時瓊兒晝夜歆羨，恨不得也做個劍仙才好。不想沒有多日，令尊與你妹妹，連那趙燕兒，俱都做了同派同門。我也身入禪門，參修正果。想起當年，我和令尊、楊叔父三人，號稱齊魯三英，積了多少殺孽。除楊叔父早逝外，竟能有此結果，真乃幾生修到的仙福。須要好好努力潛修，勿負師門栽培期許纔好。你楊叔父有二子一女，小的兩個頗有夙根，現在流落江湖，仍操舊業，終非了局。你和瓊兒異日如果相遇，務要設法度化引進，以完小一輩的交情。後日我見令尊，再行當面囑託，也使他好記在心裏。此時你姊妹二人，可隨我去至依還嶺，小聚一二日，等佛奴傷癒復原，同往峨眉，也還不遲。祇不知易道友可願同去？」易靜久聞白眉和尚是近數百年第一神僧，李寧是他傳授衣鉢的門徒，況又是英瓊之父，知道此去必然還有緣故，連忙躬身答道：「老前輩盛意見招，哪有不去之理？」英瓊、輕雲二人自然更無話說。

李寧便命三人站好，大袖揮處，一片祥光瑞靄，簇擁着騰空而起。三人俱都驚羨佛法精奧，比起玄門道術，又是另一番妙用。百餘里途程，頃刻便到。祥光飛近嶺半，便即落下，一同步行而上。三人見那依還嶺正當峨眉歸途的西南方，伏處深山之中，並不見怎樣高。滿嶺盡是老檜松柏梗捕之類的大木，鬱郁森森，參天蔽日，奇花異卉，遍地皆是。加以澗谷幽奇，巖壑深秀，珍禽異獸，見人不驚。端的是一座靈山勝域，非同凡境。李寧率了三人，且行且說道：「此嶺爲西南十七聖地之一。僻處南疆萬山之中，四外都是崇山惡嶺包圍，更有數千里方圓的原始森林隔斷，人入其中，縱不迷路，也爲毒蛇野獸所傷。再加環山有一條絕澗，廣逾百丈，下有千尋惡水，便是猿猱也難飛渡。祇有我們所走的這條來路，爲南來入嶺捷徑。可是這條路上盡是沼澤，澤底污泥，瘴氣極毒，終年不斷。所以自古迄今，常人竟無一個可以到此。百年前有一佛女，在此嶺上修道，因爲她是人家棄嬰，爲靈獸銜上嶺來撫育，後服本山所產靈藥成仙，生無名字，便以嶺名做了道號，人稱依還神姑。飛昇以後，所顯靈蹟甚多。將來此嶺的主人，也是你們同門，與瓊兒頗有一些因果淵源。那神女修道的洞府，深藏在嶺頂幻波池底，外人不知底細，

定難進入。今借佛奴脫體之便，一則使你們先行認清出入道路，好爲異日之用；二則池底洞中，藏有神女遺留的毒龍丸，乃古今最毒烈的聖藥，專能降妖除怪，異日頗有大用。但是神女遺偈，取丹的人須是女子，方能如願到手。你們少時取了這毒龍丸，還可將池底神女所植的十二種靈藥仙草，連根移植回去，豈非絕妙？」說時，已達嶺頂。那嶺原是東西橫亘，長約數十里，就祇當中隆起如墳，最高最大。

英瓊到了上面，一路留神細看，並未見佛奴蹤跡。正開口想問，耳聽泉聲淙淙，響個不絕，彷彿就在近前，四周一看，卻找不着在哪裏。這時已走到一片樹林以外，正當嶺的中心地帶。眼看前面生着一大片異草，綠波如潮，隨風起伏不定。李寧忽然笑道：「瓊兒，我們已經到了幻波池邊了。你覺得看不見佛奴影子，心中奇怪麼？我們慢慢下去，好讓大家見個仔細。」說罷，將手往那片異草中心一指，那草便往地底陷落下去。衆人飛身一看，祇見離頂數丈之間，清波溶溶，雪浪翻飛，從四外奔來，齊往中心聚攏，現出一個數頃方圓的大池。原來那地方是一個大深穴。適纔所見異草，乃是一種從未見過的奇樹，約有萬千株，俱都環生穴畔，平伸出來，互相糾結，將穴口蓋沒。除當中那一點較稀外，別的地方都被樹幹纏繞得沒有絲毫空隙。樹葉極爲繁密，根根向上挺生，萬葉怒發。每葉長有丈許，又堅又利，連野獸都不能闖入。休說遠處看不見下面有池，便是近看，也祇能看見些微樹幹。衆人俱都稱異不置。李寧道：「這還不算，真的奇景，還在下面呢。」說罷，又朝下面池水左側波浪較平之處一指，那池倏地分開，現出一個空洞，望下去深幾莫測。李寧這纔率領衆人，由水空之處飛身而下，約有數百丈深，方行到底。英瓊等擡頭往上一看，那池竟凌空懸在離地數百丈的空隙，波光閃閃，一片晶瑩。細一觀察，纔知穴頂一圈，俱是泉源。因爲穴口極圓，水從四方八面平噴出來，齊射中央，成了一個漩渦。然後匯成一個大水柱，直落千丈，宛如一根數百丈長的水晶柱，上頭頂着一面大玻璃鏡子。那穴底地面，比上穴要大出好幾倍。有五個高大洞府，齊整整分排在四圍圓壁之上。底中心水落之處，是一個無底深穴，直徑大約數丈，恰好將那根水柱接住，所以四外都是乾乾淨淨的，並無氾濫之迹。再看地平如砥，四壁石英雲母相映生輝，明如白晝。越顯得宇宙之奇，平生未睹，愈發讚妙不置。李寧道：「這依還嶺共有兩處：一個得靜之妙，一個得靜之奇。你們將來自知。南向一洞，爲聖姑生前修道之所，此時尚不能入內。西洞爲煉丹爐鼎所在，她飛昇之時，毒龍丸剛剛第二次煉成，尚未開爐，便即化去。那十二種仙草，也在其內。此洞與其餘三洞相通，關係日後不小，大家務要留心，以爲異日之用。佛奴現正在丹爐上面養傷，大約再有一日，便可痊癒了。」說罷，便率衆人往西洞走去。

衆人先見五洞五樣顏色，因爲祇顧看那水幕晶柱，未甚在意。這時走近南洞，見那洞門

質地頗類珊瑚，比火還紅，上面有兩個大木環，雙扉緊閉。英瓊上前推了兩推，未推動。及至走向西洞一看，形式大略相仿，兩扇洞門金光燦爛，上面也有兩個黑環，洞門俱是圓拱形，關得嚴絲合縫。如非門色與石色不一樣，幾疑通體渾成。李寧笑道：「你們雖然道法深淺不同，俱都得過仙人傳授。這門曾經聖姑封鎖，可有打開之法麼？」易靜平日雖頗自恃，聞言知非容易，惟恐萬一出醜，輕雲祇是謙退，俱不則聲。英瓊多年不見慈父，一旦重逢，早就喜極忘形，聞言便答道：「女兒先推那紅門，沒有推動，今番且來試試。」李寧笑道：「瓊兒畢竟年幼無知。你看兩個姊姊道法俱比你高，均未說話，祇你一人逞能。試由你試，但是不許你毀傷這洞門。」英瓊原想紫郢劍無堅不摧，打算齊中心門縫來上一劍。一聽不準毀傷，便作難起來。李寧又道：「此洞須留爲異日之用，並且內中還有層層仙法埋伏，休說不可妄爲，即使欲加破壞，你易、周二位姊姊哪個沒有法寶、仙劍，還能輪到你麼？你夙根稟賦，至性仙根，無一不厚，祇是涵養還差。此番開府盛會以後，教規愈嚴，門下弟子不容有絲毫過犯。你殺氣太重，凡事切忌魯莽，以免有失，悔之無及。」英瓊聞言，便借此停手不前，祇管望着乃父，嘻嘻憨笑，口稱：「女兒謹遵，不敢忘記。」李寧這纔走上前去，先對着那門躬身向南，默祝了兩句。然後伸出左手三指捏着門環，輕敲了兩下。將右手一指。一片祥光閃過，便聽門上起了一陣細樂，那兩扇二丈多高大的金門，徐徐開放。

李寧仍在前引導，走進洞去。衆人見那頭一層石室甚是寬大，室中黃雲氤氳，僅能辨物。李寧走到盡頭，拉着壁上一個金環，往懷中用力一帶，再往右一扭，忽覺眼前奇亮。又是一陣隆隆之音，當中三丈多高的一塊長方形石壁，忽往地下沉去。進門一看，乃是一個與門一般大小的曲折甬道。頂上一顆顆的金星，往前直排下去，每隔二三丈遠，必有一個，行列甚是整齊，金光四射，耀眼生花。行約七里，纔行走到第二層洞府的門前。那門比頭一層要矮小一半，門黑如鐵，上有四個木環。李寧如法施爲，祥光閃過，門即開放。衆人見那門寬祇四五尺，卻有四五尺厚，恰似兩根石柱一般。它不往內開，竟向壁間縮了進去。衆人入內一看，比頭層還要高大出約兩倍，四壁盡是奇花異草，正當中設着一座大丹爐。

英瓊急於要見神鵰佛奴，正待趕奔過去，忽聽李寧道：「瓊兒先莫忙，將這兩條路要看明瞭，省得明日走時匆忙，有了貽誤。」說罷，便指着那縮進壁中的兩扇方門道：「這門設有聖姑仙法，不知底細的人固然不能關閉。即使知道運用，能開能放，絕不能使其平開平放。那兩條要道，均在兩扇門裏。且待我用金剛大力神法試它一試。少時我如將門抵住，你和輕雲可由門中入內，約進二尺，朝內的一面，便現出一個尺許寬的小門，與門的空處恰好合榫，一些也錯不得。祇一錯過少許，任是天上神仙，也難出入。我行

法頗費精力，你二人分頭進去，得了通入別洞的要道急速回來，不可深入，以免我支持不住，將你二人關閉在內，出來不易。易賢侄女如願去，可與瓊兒一路。」李寧囑咐已畢，走向門中，盤腿坐下，兩手掐着靈訣，朝着兩旁一搶一放，那門便朝中央擠來。李寧忙將兩掌平伸，一邊一個，將門抵住，閉目合睛打起坐來。二人見那門心離地尺許，果有一個一人高的洞。輕雲向左，英瓊向右，易靜跟在英瓊身後，三人分兩路入內。

輕雲進有二尺，見壁上現出尺許寬的一個小門，裏面黑洞洞的。因恐時候久了不便，索性駕起遁光前進，那路又狹又曲折，飛行了一陣，漸行漸高，忽見前面有了微光，出去一看，已達室外。那室四壁漆黑，約計高出地面已有數十丈，奇香襲人，四壁黑沉沉空蕩蕩的。劍光照處，祇當中一座長大黑玉榻，上面平臥着一個羽衣星冠的道姑，美豔絕倫，安穩合目而臥，神態如生，甚是嫻雅，那微光便從道姑頭上發出。輕雲猜是聖姑遺蛻，忙躬身施禮默祝，道了驚擾。正要近前細看，忽見道姑靈眸微啓，瓠犀微露，竟似回生一般，緩緩坐了起來。輕雲雖然久經大敵，不覺也嚇了一跳，忙往後退了兩步。那道姑也隨着臥倒。似這樣三起三落。

輕雲知聖姑不願人近前，方在遲疑進退，忽聽一聲長嘯，似龍吟般起自榻底，陰風大作，四壁搖搖欲倒。猛想起李寧來時之言，不敢久停，慌不迭地回身遁走，一路加緊飛行，暗中默記道路，不消片刻，已達門外。恰巧英瓊、易靜也同時由對面駕遁光飛出。再看李寧面色，已不似先時安閒，頗有喫力神氣。三人剛一飛出門外，李寧倏地虎目圓睜，大喝一聲，一道祥光閃過，接着便聽叭的一聲大震，兩扇門業已合攏。李寧道：「不料聖姑仙法，竟有如此厲害。起初我祇說至多我運用神力，支持不住，將你三人關閉在內，須由別洞走出，多費一些事罷了。誰知我看爾等久不出來，元神剛一分化入內，一邊是埋伏發動，一邊是豔屍復活，大顯神通。幸你三人見機，逃避得快，又是事先向聖姑默祝，否則事之成敗，正難說了。照此看來，異日盤踞此洞的人，雖有豔屍玉娘子崔盈勾引，既能涉險入內，本領卻也了得呢！我等到此，異日得益不少。你三人所行之路，務要處處緊記纔好。」